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从军人

CONG JUNREN
DAO QIYEJIA

到企业家

杨卓舒 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书 名：从军人到企业家（下）

主 编：杨卓舒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印刷者：法律出版社印刷厂

装订者：法律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3.125

字 数：360,000

版 次：1991年5月第1版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7—5033—0280—1 / I.231

定 价：7.90元

责任编辑：杨柏青

装帧设计：陈亦邈

责任校对：严峻

刘念

从军人到企业家



目 录

“人神”许声富·····	叶文玲 (1)
浇铸在大厦里的情·····	韩亚玲 (15)
说怪也不怪·····	阮道达 (22)
采来军绿染乡情·····	闵志强 高文贞 (28)
他从军营来	
——献给优秀企业家彭习帆的歌·····	熊泽民 (39)
余热献给党·····	肖术贵 (47)
为国分忧帮企业解难	
——记石家庄市第二印染厂厂长崔志才	
·····	杨广生 李清章 (53)
企业之魂·····	曾志明 (64)
和总书记握过手的“大兵”经理	
——记全国优秀退伍军人、农民企业家范国璋	
·····	张志善 (74)
天鹅情·····	程雪冰 (86)
跨国界行动·····	边丽君 冯金晖 (105)
古蔡国中鲁滨逊·····	李天亮 陈剑锋 (117)
人生·事业·奉献·····	李德祥 (130)
军魂奋搏羽林阵·····	姬长仲 (136)
模拟军职	
——“大兵”贡仲兴轶事·····	浩然 凤麟 (145)
党旗下的风采	
——记淄博市肉联厂党总支书记贾世功	
·····	兆发 洪喜 炜生 (154)

好酒出在咱们手.....张志孝(162)

改革就意味着献身.....张志孝(170)

雍城风雨

——记凤翔县陈村镇水沟工商企业公司经理祁五泉

.....祁念曾 苏满乾(180)

骏马在“蓝精”上腾飞

——记吉林辽源市第六塑料厂厂长王俊.....张荣久(192)

王学才厂长的“三量”.....陶锦源(200)

不再倾斜的土地.....胡 杨(210)

鞋与路.....康有利(217)

走出圆石盘的大兵.....杨先君 谢星波(232)

绿色潜能.....郝国仁(240)

方位.....林如康 陈广淦(247)

翠竹情

——蒋永彰捐资办学.....李支柱 陈国歧(257)

兵之魂.....段文华(267)

青山魂

——退伍军人张金安管企业的故事.....窦世荣(276)

在没有炮火的战场上

——一个专业军人的故事.....董 坚(289)

总是柳暗花明

——王沛琛治厂纪实.....王晓琳 李庶春(296)

石头风格

——记浑江市交通局白灰厂厂长冯田源

.....李鹭鹏 顾文显(307)

0 ≠ 0 方程效应

——谨献给淄博禽蛋厂厂长李全安和他的战友们

.....宋祥喙 王发昌(313)

从校官到企业家

——访石家庄市油脂化工厂厂长杨凌霄.....	赵志岚(324)
开拓者.....	咏 泉 可 进(332)
军人·厂长·企业家.....	桑 原(343)
中国“砖王”的创业歌.....	肖建忠 纪永英 周士良(356)
企业军缘.....	罗根立 阎 伟(364)
军魂续曲.....	郭柏林(370)
李宽性其人.....	刘明恒(386)
生活就是建功立业	
——张安家纪事.....	盖建忠(394)
胆识和魄力	
——周和平纪事.....	邹 鑫 袁 华(405)

“人神”许声富

叶文玲

写下题目就嘀咕：亲爱的读者会不会白眼？现在，还写什么“神”？可是，还不怨我，谁叫我们家乡人一提起他，动不动就说“这个人神”呢！

当然，我要声明：我们玉环坎门人讲的是闽南话，语言学家早就考证过，浙江玉环县属闽南语系。“人神”的含义不是神，而是傻瓜、糊涂蛋、异想天开等等……嘿，你说我们的语言有多奇妙！

本来，我应该借一阵气势赫赫的风雷，开始对他的讲述；本来，我也可以舀一钵海天奇诡的色彩，再做一番恣肆的渲染。因为，大海是他的摇篮，是他歆享至今的生命乳汁，而风雨雷电，本是渔家的常客，更是他四十七年人生历程的协奏曲。

但是，与之交往日深的感觉告诉我：对于他，钉就是钉，铆就是铆，一切夸饰都无必要。

绿衣天使

因是故乡人，我们很熟悉。熟人至交无拘小节，但有一天，我却忍不住对他叫了起来：

“怎么还是这身行头？快换换，快换换吧！”

“怎么，这不行吗？”他两手一摊，一如既往地扬起黑亮的眼眉，白净的面额，笑出一派孩子般的真诚：“你说，哪点不合

适？”

是啊，哪点不合适？——一双士兵的大头靴，一套士兵的两只兜草绿布军装。这套二十多年前部队发的行头，他现在穿着，还是那么合体，这稍稍褪色的军装，就象是专为了他的身材、为他的气质设计的，裹着他清俊健壮的身躯，只觉着英气逼人，只透着成熟男子的威仪潇洒。哦，如今风流男子比比皆是，但于如此素朴的衣装中透出威仪潇洒，却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

自然挑不出丁点不合适的地方。但我很有说服他“换装”的理由。不是吗，如今，他是堂堂海洋渔业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玉环县进口汽车配件总厂厂长。总厂产品名扬四海，公司拥有千万资产，管辖海天一角的他，是家乡很了不得的风云人物之一。当然，此是题外话。

“题内”话呢，更现成：当今中国，厂长经理满世界走，企业家们各色各样，西装革履衣袂翩然的不在少数，而哪怕只穿“国服”中山装的，只要举止从容有度，也常被称颂为分外有“派”，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的风采。可你，许总经理，你的这套几十年不变的军装，不是显得太“那个”了吗？

“你在家工作，到朋友处串门，穿什么都行，可你明天要上北京哇，你要去的都是大单位，还要拜访名流大家老先生，你想想……”我横比竖说，有理有据。

不错，这次他上北京，是为了魂系梦牵的大鹿岛开发事业，为了吁请有关单位和美术界的名流巨擘，关注这项首屈一指的岩雕艺术，吁请他们对这项大地艺术的开拓者——浙江美院画家洪世清在舆论上给予必要的支持，所以，这位总经理不得不暂时不管海洋的“渔”，而专门一心来管海岛的“艺”了，他放下千头万绪的工作，率兵领将，亲往北京，准备到文化部、美术馆、中央美院等处拜访要人，做一番“四访游说”。

这计划、这决心，美好不过，可是艺术的游说者本人，却着了这身一点不艺术的行头！

“难道北京明文规定，说穿我这样衣裳的不能进京？”他依然笑着，笑出一派固执和天真，“反正我就这一身，没带第二套！……”

同来的洪世清朝我直摇头，那神情是明白不过的：你难道不晓得他的脾气？他认定了的，九牛也拉不动。

白磨了半天嘴后，我再次相信：要想叫他改装，万难！

北京之行蛮有成效。该找的部门，该拜访的人，逐一如愿：刘海粟等几位大师各赐墨宝；王朝闻答应将亲往岛上观赏；雕塑家们对邀其做该岛岩雕艺术的高参顾问欣然颌首……凯旋而归的许总经理春风满面，可是，与他同行的部下却告诉我：真气人，在某个警卫把门的高墙大院，老许竟被站岗小战士当成“上访者”挡在了门外……

果不出所料！听了这“插曲”，我直想笑。

我真想告诉那位小战士：呸，你可晓得，你挡的这位“上访者”在海防线上荷枪站岗时，你可能还没出生呢！

关于他这身可疑的绿军装，还有不少保你一听就惊奇的故事呢！……

1961年，刚满十八岁的许声富参了军。来自贫困渔家的小伙，分在船舶运输大队，快活得不得了：从小就和海相亲，如今又和船为伴，还在东海边，还喝东海水！可如今哪，一颗红星头上戴，挎了一杆枪，还有一双走起来橐橐响的大头靴；簇括崭新的绿布军装一上身，真教人神气得了不得！没几天，又发军装了，咦，这次是呢子的，老天，厚茸茸，硬刮刮，摸也没摸过！据说，这是外出必备的“礼服”，是部队对他们运输大队战士的优待。可是，渔家小伙许声富却愣了，两手齐推直摇头：“不要，这衣服我不要！”“不要？”班长、连长都大惑不解了：“为什么？为什么？”

追问再三，固执至极的小伙没敢把原因说出来，心里话只在心里嘀咕：穿布的新军装还不好么，为什么还要穿呢的？穿呢子服还要配皮鞋、戴手表，我不就成了资产阶级了？反正我不穿！不穿就

是不穿！……

发下的不让退还，好，那就全压在箱底。复员退伍时却派了用场：保存得簇括崭新的呢子军大衣，与人换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后来，又把这套读得烂熟的书，捐赠给他一手创办的大队图书馆……

不管你信不信，那时的战士许声富，就是这样固执，就是如此挚情……运输大队的首长和战友，想来不会忘怀当年这个调皮而固执的许声富。不是吗，上操训练，这个结实得象门小钢炮的小伙，胳膊腿鼓出一棱一棱的肉腱子，比谁都有劲道；跑步游泳，又是灵活得象条马鲛鱼的他，每每奋勇当先；他不是班长，却天生是个“战士头”，战士们前呼后拥总爱跟着他；新兵训练跑八百米，他非来个一千二；让排成人字一线游来回，他却一气游两趟，还扯着同伴来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潜水”；实弹打靶一打一准，却哪回都是他超数超额；站岗也是，本是班长查他的哨，他却想了个用笤帚顶门的鬼点子，反过头来测验查哨班长的责任感！……哦，骁勇的战士许声富，活脱脱是个人才，却在言谈行动上，偏好那么“出格”！

四年服役期眨眼就满。家在农村的战士，都巴望退伍前夕能在驻地城市谋个好工作。可这极是人才的小许呢，什么要求也没有，打起背包说走就走，还笑哈哈地说了两句俏皮话：

“我是属鱼的，从哪里游来还游回哪儿去！”

如今，再听当年的这段趣话，我自以为悟出其中奥秘了！

“不，应当说你是属鸟的，家乡有只小鸟招引你这个绿衣天使回去呢！”

我想我没有说错：他爱人叫郑玉燕，从外貌到身材都名副其实地娇小如燕。

他先是很认真地一愣：“哪里，我三十七岁才结婚，她比我小十来岁。我复员那时，她还是个小不点儿，我根本没把她看在眼里呢！”他说着，终于乐不可支地爆出一阵大笑，“不过，你送的这

一个雅号，我挺中意，军人就是天使，爱穿绿衣裳的和平天使！……”

太阳纤夫

他真是个傻得可爱的天使。

玉环县是浙南海边的一只角，坎门是玉环的角尖，游出了山头海角的许声富，真的又要游回那角角尖上去吗？

白当了四年兵！不是吗，即便退伍回乡，退伍军人还是有吃香的、极好的安置摆在面前：县水产局吃国家粮拿固定工资的国家干部，多少人眼羡的职业！可他，硬是不去！

许声富，你真是个“人神”！

嘿，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反正他说过了，他属“鱼”！一回家，他就迫不及待地跟着父亲兄弟扛起了缆具，出海了。

大海以澎湃如狂的热情，迎拥了归来的儿子，只有大海，才会理解渔家之子对她的全部感情。

和坎门所有的渔家一样，许家祖辈靠海吃海，太阳月亮是他们的日月双轮，钓船舢板，是他们耕海的犁铧；风壮筋，浪长骨，海的薄待厚赐，联结着渔家的一切悲欢乐。

声富的父亲，是坎门很有名望的船老大，父生五子二女，声富在男儿中排行老二。许老大传给七个子女的，不光是风雕浪琢成的好体魄，更是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好品行。喜群抱团的渔民，特别敬仰有胆有识有德行的船老大，那些年，勤劳俭朴的许老大，率着如蛟如龙的儿子们出海，端的是走出来一彪虎生生的“许家兵”，人前人后哪个不敬重？

在部队爬摸滚打了四年的老二声富回来了，声富回来还打渔！旁人不解，父亲许老大却支持，“许家兵”们都支持。声富回来打渔，决不是父辈日子的简单重复，许家所在的民主大队的当家人，凭着风浪练就的“千里眼”，早把传帮带的目光瞄准了声富。他们

把声富带在自己的船上，教他驾机撒网，教他识风辨浪，他们有心造就声富来接班。水涌山叠，少年周郎何处是？有预见的船老大料定不久的将来，能够驾驶民主大队这条大船破浪前进的，定是这个双目炯亮的年轻人。

钻石形成前总要嵌埋底层。那些年，许声富就是嵌在海滩中的一颗砾石。那些年，许声富日练大海夜沉书海。是的，别人只道他白当了四年兵，哪晓得他在部队阅览室看过多少书？开始，这个初中生读的都是些薄薄的小册子，可那都是些怎样了不得的小册子哪！渐渐地，他越来越喜欢哲学著作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韬奋文集》的选篇，无不教他酩酊如醉。瞧，《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多么通俗透辟，《简明哲学十讲》，窥一斑而知全豹，多么精采生动；看小说，不过是看个热热闹闹的故事，看过也就完了，可是哲学却是一门明白学，哲学这门智慧的学问，讲的是人生的大道理，就象吃橄榄值得人咀嚼再三回味无穷，就象通心窍的良药，教你解悟世事，一世受用不尽。

是的，当兵四年绝对没有白呆，部队的驻地在宁波，还常有机会走走大上海。这四年，他见识了大城市、大码头，他知道了天地之广，世界之大，而能连结偌大世界的，便是和大海同样博大的书海。

漫游书海，长了他的见识，又铸就了他的人生信仰。无怪后来在“文革”中，乡亲们推举他为“县革委副主任”，他一直让自己空挂名册而从未报到；后来，有关领导选拔他到团省委任职，他也坚辞不去。不光如此，他还将“人生当官糊涂始”这句格言，写成条幅，贴在床壁，以示明誓。呵，一个小小初中生，一个普普通通退伍兵，竟对当时的“官场”，有那样明智的认识，对那场盲目的“革命”，竟能如此清醒地不再追随。

明智清醒的“教员”之一，是后山的五座坟茔——坟茔中，埋着五个在那个非常年中死于非命的大兄弟。他常去那里转游，抛洒过无数热泪。青青的坟茔，给了他最深刻的思悟。其二，就是他

永远读不腻的马列的书，无怪后来能够引动他离乡远行的，是80年到省委党校的学习；1980年，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阳光普照后的岁月，看书学习，他最乐意。

是的，世上唯有大海和书海，最令他激发浓浓的情怀，而每每听他讲述与父老乡亲们顶风踏浪的艰险和捕捉到七八十斤重的大黄鱼的乐趣时，我总象被卷进了水天交混、怒涛裂岸的境地，企羡得如醉如痴；每每听着他的“煽动”，我就涌起这样的念头：什么时候，让我也学一学那位大画家透纳，在暴风雨到来之时，让人绑在渔船的桅杆上，真真实实地观察一下狂风暴雨的海上奇景，体味体味海之骄子的英勇豪迈，那该多好！……

海在他的嘴里，永远是不竭的话题，掀过了惊心动魄的画卷，又是一首意态酣畅的抒情诗。

“……嘿，你们看海，看着好玩就是了，我们呢，吃海、玩海，还日日拉太阳起身！”

“拉太阳起身？”

“就是。依我说，太阳不是从海上升起来的，是我们拉出来的，你信不信？我打渔的时候，这个感觉最强烈、最实在了。真的，我们出海，常常天还没亮，就把船摇出去撒网、拉网，一下又一下，天一层一层发白，太阳就一寸一寸生生被我们从海水中拉出来了！你信不信？嘿，你就接着看吧，那会儿，舱里是一片金山银山，舱外哪，满江满海血血红！嗨，那颜色，任什么画家也调不出来！你信不信？打渔的滋味，嗨，任什么都不能比！……”

如此新鲜强烈的感受！我能不信吗？好一个拉太阳的纤夫！

这里，实在应当补一笔：不光是他，他的弟弟许声贵，更是公司头号的“太阳纤夫”；声贵当老大的机帆船队，连续十二年高产稳产，三年持续年产值超百万元，劳均收入1.5万元，众人羡极了声贵的捕鱼本事，都说海里的鱼，活活是他养的，想捕多少就捕多少！这个被大家夸得海神一般的许声贵，新近又摘取了全国劳模的光荣桂冠。

自然，象许家兄弟那样优秀的“太阳纤夫”，在许总经理的公司，还能排出一大串……

擂鼓经理

海洋渔业公司有一份“传家宝”——那是民主大队的创建人，1958年从华东劳模大会捧回的由周总理亲自签发的国务院大奖状。

这奖状是最权威的提示牌，提醒一茬茬的接任者：挑起担子，只能为她增光添彩。

如今，添彩的奖状奖旗挂满四壁，不得不常来一番“新陈代谢”；如今，诸如此类的荣誉在公司已经司空见惯，即令象前年，大智大勇的总经理曾将海中遭险的邻县渔民搭救上岸，这样的壮举，也都被认为是小事一桩，不值张扬，总经理本人，连报导都不让写。

瓜儿先苦后才甜。公司上下的人，最愿回忆的是艰难的那几年。

1977年秋月，中国处在历史性剧变的前夜。在民主大队，包括了声富在内的支部新班子，在接过新航的舵轮时，真是沉重无比。前年，这儿发生过一场空前绝后死亡四十二个渔民的海滩，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挑着几千口人过日子本来就艰难；这四十二具黑色的棺木，更象化解不开的愁云惨雾，阴沉沉罩在大家心头。彼时，债台高筑的大队倒欠国家五十多万贷款，劳均收入不足四百元，没了笑声的渔家，唯有屋角的空酒瓶，蒙着积年尘灰。

三中全会的阳光，终于化成了普洒天下的甘霖。当“凤阳花鼓”将大包干的欢歌传到山阻水隔的浙南海角时，已是八十年代初。熬够了大锅饭之苦的人们，兴奋地议论“学凤阳”，疑惧和阻力却汇成了寒风冷雨，反对派们更把充满“文革”火药味的吓人标语，贴得随处可见。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马克思的这条真理，在彼时彼地得到了

最好的验证。历史总在关键时刻造就风云人物，正当此时，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声富毕业回来了。

士别半年更需刮目相看，声富怎么毫无变化？你看他，照旧小平头，还是大头靴，那套两只兜士兵服，依然绿得象春雨下的秧苗。

嗨，不变的只是外表。你听听他的话语，你辨辨他的口才！好一个党校回来的许声富，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忘天忘地，我们不能忘了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根本道理，共产党闹革命的根本宗旨，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吗？社会主义搞了这么些年，我们为什么还不能让群众的理想变为现实？为什么还不敢壮胆让群众尽快致富发家？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也是一场革命，中央把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提得这么明确，要求我们按经济规律办经济事业，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待观望，甚至拖后腿？乡亲们早就无法忍受大锅饭的馊味了。我们是领头羊，怎能还捆手缚脚，逼大家也逼自己，再喝这清水寡味的大锅汤？……”

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慷慨激昂的许声富，愈发振振有词：

“……事实胜于雄辩，榜样早在眼前，渔业生产，只有搞承包责任制才有出路。以我看，凤阳人的包干花鼓敲得还嫌轻，我们渔家人要干，就要合着大家的心劲，抬出大渔鼓，抡起大圆锤，把三中全会的精神，重重地擂出来，擂它个有声有色！……有一点，我们必须记着：千趟海路万潮水，我们民主人所驶的这条大船的船号，标‘社’不标‘资’，生产性质决定组织形式，驶到头，我们还是集体所有制，我们的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还要姓‘公’不姓‘私’……”

满含了渔家心意的包干渔鼓，就这样威天震地擂起来了。民主大队率全县之先，尝到了承包责任制的甜头：只一年，生产取得了显著效益，渔业劳均收入猛增到1600元；只两年，向阳坡上的新楼

屋，雨后春笋地冒了出来。

成功包含了诸多因素，更离不开好当家的预见和抉择。1984年，民主大队终于由一个纯渔业生产的大队，发展成为渔工贸一体化的“海洋渔业开发公司”，成为左近几县的翘楚。

每每在重大的“演变”时刻，都少不了许声富那思精理明的演讲，离不开他那极富煽动性的“擂鼓”。口才、干劲和美德一旦结合，自然会众望所归。这条标“社”又姓“公”的大船，选中了许声富来当操舵的总经理，真应了一句古话：英雄自古出渔樵！

还在渔业生产热火朝天之际，慧眼独具的许声富就有了隐忧：渔业资源的渐渐枯竭，将使渔村劳力更多剩余，怎么办？出差途中得来的一条信息，使他心窍猛开：如今各地大量进口轿车，又短缺外汇购买零配件，今后，对于配件的需求将是大量的，渔民多是轮机手，摸过发动机的人，心灵手巧着呢，我们就办个大厂不愿干、小厂干不了的专门生产进口汽车配件的厂子！骨干们一合计，咬牙大甩手，先后买了两部小轿车：一是“伏尔加”，一是“波罗乃兹”，不明真相的外人，还以为老许这“人神”怎么刚当家就摆阔？岂不知他们是为了办厂请教员哩！小轿车三日两头被大卸八块，“内脏”拆得七零八落……嘿，你诧异也好，惊叹也好，反正他们“土法”上马，“笨法”实践，向专家请教，与科研结合，反正，质量呱呱叫的洋配件，硬是在这帮没有一个大专生的“土包子”手里造出来了。真是越干越能，越干越精，等到“总厂”和公司一齐挂出牌子时，他们生产的东欧三种车型七项部件一千多种产品，已经通过鉴定并深受赞誉了……如今，声名鹊起的“总厂”，早已成了公司三大经济基础的顶梁柱，而总经理呢，每当奔波四处坐进那辆被肢解过不知多少次的黑色“伏尔加”时，却象挨着刚出生的儿子，那神情有一种说不出的爱怜疼惜。哦，他是心疼这匹立下汗马功劳的“黑骏马”哩！

众所周知，1989年是国家局势严峻，银根紧缩，乡镇企业普遍滑坡的一年，然而，以“总厂”为顶梁柱的公司，仍然以7300万元产